

传承之光

琉璃渠村在京西的众多古村落中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这里有一座琉璃厂,曾专门生产官廷建筑所需的琉璃瓦,被誉为“中国琉璃之乡”。经过专家认定,这处琉璃厂是在元朝的中统四年(1263年)建造的。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朝政府曾设有大都四窑场,实则置有三座,即南窑场、西窑场及琉璃局,其中的琉璃局,即为此处。

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构件中,琉璃瓦以其亮丽的色彩、灵活的装饰性、坚硬耐久的实用性著称,主要用于宫殿建筑。如今,琉璃工艺仍然是当代建筑的一种装饰材料。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建设的首都十大建筑中,就有人民大会堂等多座建筑的屋顶使用了琉璃瓦装饰。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等古建筑的修缮也需要使用传统技艺烧制的琉璃瓦。

在京西及京郊的广大区域内,有几百年甚至更长历史的古村落很多,但像琉璃渠村这样有着特殊功能的并不多。这座小小的琉璃厂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至今仍充满生命活力。这个小山村的琉璃厂(全称北京明珠琉璃制品有限公司),在2007年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翌年,又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然而,荣誉的取得并不能带来

琉璃渠村和琉璃厂的蝶变

王 岗

经济效益的增长。到了2013年,因为环保问题,该厂被关停,官式琉璃烧制技艺也面临失传的危险。这座琉璃厂的命运让很多人牵挂。

2020年底,北京金隅集团介入,将琉璃厂改造为金隅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诸多问题一一得到很好的解决。

首先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金隅集团带来了新的釉彩烧造工艺,这种工艺采用了焦油吸附、干法脱硫、低温脱硝、布袋除尘等技术,经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物局及门头沟区政府等相关部门的认定,可以保证小批量琉璃制品的烧造不会产生环境污染。经过技术改造的琉璃厂,得以继续生产琉璃制品。

其次是恢复古法琉璃生产工艺。为恢复琉璃技艺非遗项目的生产,琉璃厂聘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长安、蒋建国等人作为技术负责人及技术顾问,同时邀请厂里的一些资深匠人,共同组建了琉璃非遗传承工作室,恢复并保留了用古法烧制琉璃制品的技艺,并持续培养更多传承人。人们在参观厂房的同时,就能充分了解琉璃生产的全过程。2022年底,园区

对新修复的素烧窑和釉烧窑开始做点火试验,琉璃厂关闭9年后再次重燃窑火。

此外,用新的运营模式进行园区管理,打造集参观、体验、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活动中心。琉璃渠村保留了厂区旧貌,利用原有的厂房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组具有“泛博物馆”性质的建筑群,在这里还能举办会议、展览等。

除了琉璃古法生产工艺这一主打的非遗项目,陈氏定窑、宏音斋等国家级非遗项目工作室也陆续在此成立。同时,园区还引进了网红咖啡餐饮品牌,以为参观者提供优质服务。故宫博物院、中央美术学院等文化机构以园区为实践教学基地,定期开展学术研讨及相关讲堂,举办各种非遗展览及观摩活动,开发新的文创产品。如今,园区已经成为北京非遗传文化示范区的一个品牌。

传统村落的发展一定要突出自身的独特性,并加以创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今日琉璃渠村和琉璃厂的蝶变就是很好的例子,值得借鉴。

(作者为北京古都学会会长)



▲北京市门头沟区琉璃渠村窑厂。王 岗供图

化的内涵、分布范围及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2019年,锅底山遗址成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锅底山遗址公园的建设也让千年古镇更具吸引力。

如今的棠阴古镇,文物保护利用都有了质的提升。无论是在初春的晨曦初照时,还是在夏末的落日余晖中,这个千年古镇都会变得如诗如画……

(作者为江西省宜黄县博物馆文博馆员)

▼江西省宜黄县棠阴镇古桥。

邵剑飞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上的锅底山遗址,为千年古镇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锅底山遗址与赣江流域樊城堆文化面貌一致,其发现与发掘为进一步探讨樊城堆文



棠阴古镇,“明清古建筑博物馆”

邵剑飞

棠阴镇地处江西省中部偏东,是宜黄县境内明清古建筑群保存最为完好的千年古镇,棠阴古建筑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棠阴始建于北宋年间,兴于明初,清乾隆年间最为昌盛,这完全得益于夏布。历史上,棠阴夏布蜚声中外,产品远销日本、朝鲜及南洋一带,与江西省万载县夏布合誉为“江西纺织业中的两颗明珠”。

昌盛了400年之久的棠阴,至清末民初开始衰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确认棠阴镇保留较完善的民居、祠堂、牌坊、古塔、古桥等明清时期建筑有70处左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有八府君祠、承恩坊、迎恩塔、日字堂、冠佳厅、吴家大院、官帽厅民居、金字门等。

棠阴古镇按照“枕山,环水,面屏”的择址原则建造,不同功能的建筑物,聚族而居,形成“闾阎”,后人在闾阎之间自北向南划分九岭十三巷。这些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巷主要集中在东至棠阴新街、西至宜水东路、南至官帽路、北至承恩路围合的区域,面积约40公顷。

现存传统民居以赣派建筑为主要样式,由庭院、厅屋、学房组成,内设天井照壁四水归一。抬梁、月梁、梭柱、斗拱、雀替等多有木雕装饰,门额上镶嵌青石或木雕装饰,门楣由雕花石梁构成。最有特点的是月梁,梁的两端呈弧形,中段微微上拱,整体形象弯曲近似新月。月梁头上的装饰纹样内容广泛,题材众多,有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各种生活场景;手法亦多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和镂空雕等。高墙深院,宁静典雅,古朴清

幽。棠阴因此成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还被赞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

棠阴古镇虽然保存了明清时期古镇的基本风貌,但在岁月的流逝中,积攒了诸多问题。比如宜水河东岸部分河埠、码头、水堰遗址基本消失,沿河环境失去原有的历史风貌。电力、通信线缆等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既影响美观又留下安全隐患。2013年8月,《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实施方案》出台。国家文物局对口支援宜黄县,这些古建筑的保护迎来新机遇。

10年来,棠阴古镇累计获得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3000多万元,加上多渠道募集的资金,古建筑群的保护修复成为常态。八府君祠与承恩坊仍保留明代建筑风貌,成为棠阴街上最古老、最经典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承恩坊,又称功名牌坊,坐落在棠阴镇的下街口上,始建于明宣德五年(1430年)。八府君祠为棠阴吴姓家族的宗祠,兴建于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年),面积达4000平方米,祠堂原有中厅三门、东西二廊、二十八柱,房外左右为楼店,祠西为厨房。建筑结构为抬梁式构架,斗拱交叠,雀替均有精致的花纹。

宜黄县选取吴家大院、八府君祠两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活化利用,其中吴家大院作为棠阴历史文化陈列馆,于2019年对外开放。八府君祠准备作为棠阴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示棠阴夏布、棠阴花灯等。其余的古建筑和红色遗址也已经全部免费对外开放。

位于抚河流域,坐落在棠阴镇解放村大坪

深山藏珍良地村

邵 驊

良地村位于福建将乐县西部、万全乡北端,海拔400余米,四面群山环抱,景致秀美。良地溪由北向南,穿村而过,于村南山间蜿蜒流出后注入金溪。由万全前往良地,路渐行渐高,道渐行渐窄;于山林间穿行,古木参天,溪涧交错。翻越高山之后,眼前豁然开朗,山野平畴,次第延展,令人油然而生桃源之感,这大概就是“良地”村名的由来吧。

良地村形成于宋,繁荣于明清,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良地村下辖上良地、下良地、余元坑3个自然村,村民多为梁姓,上良地保留有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梁氏合族公立“梁氏发源祖屋基”石碑。整个村落与周边山、水、林、瀑、寮、峡等融为一体。由文武庙、梁氏宗祠、绪蟾厝、月山公屋、许前厝及许前仓楼、冠群谷仓、水尾木廊桥等庙、祠、宅、仓、桥等各类古建筑组成的良地建筑群,是福建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发现之一,良地村也先后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

将乐属于客家县,客家建筑的构建方式和大部分营造技艺,在良地这样的山村得以体现。民居的后部建有高低不一的半圆形多层围屋,起着挡土墙的作用,精心挑选的小块鹅卵石整齐铺砌,寓“长发其祥、百子千孙”之意,这也是客家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古民居则依山就势、随溪傍水,层层叠叠,墙脚或基石高筑,或吊脚立柱。村落巷弄左右相连、迂回曲折,古驿道贯穿村头与村尾。村内民居相邻并

建,屋内并院串连,屋与屋之间以封火山墙分隔,外观则呈现出高耸的一字或人字形马头墙。绪蟾厝即是良地清代典型的民居建筑,占地1094.19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砖木结构。建筑依山而建,右侧前廊外挑柱脚立于低处之山崖上,在规整的客家围屋式建筑内融入了山地吊脚楼建筑元素。

良地村公共建筑与民居群相对隔离。梁氏宗祠又名裕启堂,曾于清康熙及乾隆年间多次改、扩建。前部院坪两侧门墙跨古驿道而建,道上设过街门楼,门额外侧分别墨书“迎北水”“挹南山”,注明方位,内侧墨书“春霭”“秋露”,则有春华秋实之意。南院门外山墙嵌置有清嘉庆年间合乡公立之“禁约碑”,记载了当时制约行为、安靖地方的多项规定。文武庙在

梁氏宗祠的南面,原名文昌阁,后增祀关公,遂更名文武庙。庙占地约600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门楼繁复。正殿两层,底层供奉关公,额曰“圣之义者”,二层供孔子,匾曰“文教昌明”。

水尾木廊桥位于村南水尾、入村村头位置,跨良地溪而建。始建于清咸丰年间,为单孔木伸臂梁廊屋桥。于高处俯瞰,廊屋与桥头集灵官屋面次第延伸,宛如巨龙盘于山谷间。

良地村以拥有大量谷仓为一大特色,这在福建乃至全国农村都极为少见。谷仓多由梁氏族人宗亲合建,内部分仓使用。谷仓群建在村东北侧溪流西岸,以自然地形为基础,顺应山势,错落有致,是良地村中最重要的公共建筑之一。谷仓建筑用材较为粗大,平面布局科学严谨,外观以夯土墙、灰瓦为主,给人以简洁

朴实之感。数量众多的谷仓是以宗族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自给自足型宗族聚落形态、社会特征的重要体现,反映出“民以食为天”的朴素思想,是农耕文化的体现。

古建筑内长期住着一定数量的原住民,使其日常维护得到有效保障。漫步在良地村,沿着光滑的石板路面,忽而上下、忽而转折于青砖土墙之间,兀立的门楼述说着昔日繁华;墙面上的标语,凝固了岁月痕迹;身旁孩童的嬉笑声,更添了一份安然与希望……

这个小小的古村落在美丽乡村建设的画卷中展现出悠远的文化传承之美。

(作者为福建省将乐县博物馆馆长)

▼福建省将乐县良地村房屋。

邵 驊供图



数字化手段赋予展览更强大的表现力,将非遗的魅力更好呈现出来,提供给观者多维、丰富、充实的现场感受,为将“观看”提升为“体验”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发挥空间

数字技术赋予非遗展览全新表达

王 杨 曦
范 萍 萍

当下,以非遗为主题的展览活动丰富而活跃。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让非遗用当代媒介讲述文化新语,展览更加重视氛围的营造和观赏体验,注重在整体的文化情境中呈现活态的非遗内容,展现非遗中人的温度,探索非遗的当代衍生转化,与当代文化生活展开积极而深入的联动。

展览中,新技术的应用与非遗主题内容的巧妙结合,为观众带来了沉浸式体验。非遗传承依赖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和文化情境,而展览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构建虚拟场景,使观众沉浸其中,实现视、听、触等多种感官体验,增强非遗展示的现场感,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花城百花开——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中的“粤韵流芳”板块,通过机械互动装置《芭蕉之声》,人机交互展现高胡、椰胡、扬琴、秦琴、洞箫共奏的乐曲《雨打芭蕉》,就是典型一例。

数字技术通过整合多媒体技术,结合声、光、电等多种元素,营造出具有视觉冲击力、声音环绕、多感官震撼的多维体验。原创大型沉浸式光影艺术大展“一梦华胥——中国皮影光影艺术展”,将皮影艺术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策展团队对中国(上海)民间皮影艺术馆珍藏的逾万件皮影进行研究,并对其中3000余件皮影进行了超高清数字采集,在此基础上展开数字化二次艺术加工,打造出一个汲取中国皮影美学精髓的沉浸式光影世界。置身于展览空间,观众仿佛穿越时空,进入极具梦幻性的远古神话情境,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上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所带来的震撼与感动。对皮影这一非遗艺术“活化”的全新表达方式,让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新的理解。

如今,越来越多策展人打破传统展览的静态展示形式,致力于体现非遗的动态传承和实践过程,调动观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互动项目、体验区和参与式活动,让观众切身参与到展览中。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在“好山好水出好茶——茶文化 茶生活”展厅内举办“茶语琴鸣”雅集活动,茶艺师展示精湛的茶艺技法,古琴师穿插演奏《流水》,茶香飘逸,琴声悠扬,古今交融,营造出具有感染力的文化氛围和精神空间,将非遗置于生活现场进行呈现。又如浙江工艺美术文化风采的“亚韵新潮——从亚运到生活的工艺之门”系列主题艺术展览,可现场体验雕版印刷、金华剪纸、古法茶香、半山泥猫制作等,观众通过亲自动手,增强感官体验,深入了解和感受非遗的趣味与文化内涵。

而在上述实践之外,数字科技推动非遗展览形式革新,进一步丰富了“现场体验”的内涵。数字化手段赋予展览更强大的表现力,将非遗的魅力更好呈现出来,提供给观者多维、丰富、充实的现场感受,为将“观看”提升为“体验”创造了更多可能性和更大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多的展览利用算法驱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与观众的实时互动,提高展览的参与度与吸引力。

此外,通过数字化手段记录和保存非遗项目,不仅方便了传播展示,也为研究和教育提供了宝贵资源。包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在内的线上平台推出众多展览,观众可以随时随地访问,打破了展览的时空限制,大大拉近了非遗与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距离。

非遗主题展览在传承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下非遗展览体现出依托数字技术的当代性,赋能沉浸式感官体验、在场交互体悟具身性实践、创新性跨界合作转化,彰显出鲜明的时代性,并将有力推动非遗的有效传承和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大众对非遗内在价值的认同,增强文化自信。